

“乐坛伯乐、人民歌者”王昆诞辰100周年—— 她为人民歌唱一生

在我国声乐艺术史上,女高音歌唱家、歌剧表演艺术家、声乐教育家王昆的名字如雷贯耳。从革命岁月中走来的她,见证并参与了《白毛女》《兄妹开荒》《夫妻识字》《东方红》等一批重要作品的创作和流传,同时她以甘为人梯、不拘一格的精神,为中国乐坛发掘了大量人才。

今年是王昆同志诞辰100周年,在大家的共同追忆中,这位“乐坛伯乐、人民歌者”的人生长卷再次生动温暖地流淌起来。

14岁踏上抗日救亡之路

王昆,生于1925年4月,河北唐县人。在儿子周八月的讲述中,母亲的青年时代弥漫着抗日战争的烽火。1939年,14岁的王昆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演员,成为八路军文工团的一分子,至1944年,她一直活跃在八路军晋察冀抗战前线,穿梭于敌人的封锁线间宣传抗日。

生死瞬间是家常便饭。有一次,王昆和战友们正在小山坡上给乡亲们演出,伪军突然就“摸”了上来,匆忙间,大家只能分头撤离。“母亲一个人顺着山坡拼命跑,跨过无数沟沟坎坎,直到天亮敌人走了才顺着原路返回,这时候她发现,昨天很轻易就跳过来的深沟,现在怎么也跳不回去了,只能绕道而行,这才清楚地意识到生死不过是一念之差。”周八月说,那段时间,“西战团”白天演出,晚上两三人一组借住在老乡家里,每个演员都带着两颗手榴弹,“万一遭到日军突袭,一颗手榴弹炸敌人,一颗手榴弹给自己。”

有时候,眼泪只能匆匆擦干。前线条件异常艰苦,王昆生下第一个孩子后,因患上产褥热,没有奶水喂孩子,出生不到10天的女儿就这么离开了人世。周八月说,这是母亲一生的痛,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她擦干眼泪,迅速而坚强地再次投入革命工作,“这些经历塑造了母亲坚韧不屈、视死如归的刚毅性格,无论遇到多大困难,她都能从容应对。”

1944年春,王昆随“西战团”来到延安,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系学习。1945年,王昆

主演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《白毛女》,由她饰演的喜儿一角大受好评,深入人心。此外,她还主演了《兄妹开荒》《夫妻识字》等秧歌剧。

1964年,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,王昆演唱《农友歌》,英姿飒爽的模样让毛主席称赞道,很有当年湖南革命女生的气派!“从中国传统民歌到原生态少数民族歌曲,从戏曲到西洋歌剧,母亲一直在努力吸收各种养分,寻找能为大众接受的唱法。”周八月说,“母亲始终牢记周总理在延河边上对她的嘱托,‘要永远为人民唱歌。’”

以非凡胆识推动文艺革新

1981年起,王昆担任东方歌舞团(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之一)团长、艺术指导。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景小勇回忆,王昆为东方歌舞团的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,改革开放后,她以非凡的胆识推动文艺革新。在那个流行歌曲还被视作靡靡之音的年代,王昆顶住巨大压力,力挺崔健登台唱摇滚。

她鼓励成方圆学吉他,借鉴欧美流行音乐路线;引导田震站稳唱好,不靠花里胡哨的表演吸引观众;帮助四川农家女孩郭蓉成长为国家艺术院团的歌手。“她说,没有一代人必须重复上一代的路,她的言传身教不仅培养了一批艺术家,更传承了一种敬业精神和艺术追求。”景小勇说。

这份超越时代的勇气从何而来?在中央文史馆馆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田青看来,王昆首先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,她始终和人民、和大众站在一起,知道人民群众喜欢什么;第二,她是真正的音乐家,她知道什么音乐是好的、什么音乐是假的。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淘汰,86岁的王昆完成了一桩心愿,对音乐界、文化界产生的重要影响。”田青说。

在东方歌舞团,王昆敢想敢干,威望极高,“大家不叫她团长,而是亲切地称呼她为‘老太太’。”周八月回忆说,平时,慈爱的“老太太”和学生打成一片,可讲起工作来,一点情面都不留——团里有了漂亮的新院子,有人不规



定停自行车,王昆便干脆找人把气门芯全拔了;开会前,她先去宿舍,把学生一个个从被窝里拉出来,逼着他们去练声,有时候急了,就在楼道里追着学生跑,“同事心眼里,她就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老太太。”

“民族音乐是我们的根”

步入晚年,王昆仍牵挂着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。80多岁时,王昆想要复排《白毛女》,全家人一致反对。但周八月打趣,在家里,他和哥哥加上身为文艺大家的父亲周巍峙,向来是“三个姓周的斗,不过一个姓王的”。王昆自己找场地、找演员、报唱段,在2011年把一版接地气的《白毛女》搬上舞台,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致敬;总导演是影视界鼎鼎有名的胡玫,京剧名家孟广禄唱杨白劳,话剧演员雷恪生演黄世仁,喜儿的饰演者有流行歌手,有河北梆子演员,也有从陕北走出来的草根姑娘王二妮。

如今已是北京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的王二妮,那时刚“北漂”不久,“对一切还很迷茫。”王二妮回忆说,初次见面,王昆的随和让自己一下子就不紧张了,她向王昆讲起自己学民歌、学秦腔的经历,王昆特别高兴,“她说,民族音乐是我们的根。”

排练《白毛女》时,王昆坐着轮椅,从早到晚待在排练厅里,一天下来脚肿得老高,但她从不缺席。当《白毛女》终于亮相国家大剧院时,86岁的王昆完成了一桩心愿,“笑得特别开心。”

后来,王二妮的音乐之路越走越宽,工作越来越忙,王昆常常打电话,叮嘱她“在舞台上要老老实实唱歌,真诚对待每一位观众,做人要实实在在的,不卑不亢。”王二妮动情地说:“这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”

高倩



指挥家李心草谈两部“黄河”作品—— 对经典的挖掘和诠释永不过时

振聋发聩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、家喻户晓的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——在中国人的音乐基因里,“黄河”的浪涛翻滚不息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两部“黄河”频频亮相舞台。当音符汇成巨浪冲天而起,直击观众的绝不只排山倒海般的澎湃音响,更源自经典在几十载绵延中被赋予的厚重意义。

“黄河”如何在传承中不走样,并持续焕发生命力?日前,中国交响乐团荣誉首席指挥、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做客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沙龙。这位极受乐迷喜爱的指挥家,音乐生涯与“黄河”紧密相连,沿着两部作品的线索,李心草把自己的故事和感悟真诚道来。

参演《黄河大合唱》超百场

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表现形式丰富。“在这么多执棒过这部作品的中国指挥里,我可能是扮演角色最多的一个。”李心草说,演奏、合唱、指挥甚至朗诵,他都有体验。17岁时,他在昆明交响乐团实习,担任长笛演奏员,远道而来的指挥大师严良堃带着两部作品与乐团合作,其中一部就是《黄河大合唱》,那是李心草正式接触的第一部中国作品。后来,他到北京求学,再遇严良堃。“严老师觉得,《黄河大合唱》一定要传下去。”李心草的认真和热爱被一生指挥这部作品逾千场的严良堃看在眼里。他建议,如果真想

深入研究《黄河大合唱》,所有的部分都要尝试一下,多实践。于是,李心草唱合唱、排合唱,磨练下来,受益终身。这些年,从演奏员到合唱团员,再到登台指挥,李心草估算,自己参演《黄河大合唱》至少已超百场。

前段时间,李心草试着挑战了一下作品中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的朗诵部分,深感艰难:“先不说要做到声情并茂,光是在台上从头到尾一个字不错,就需要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。”《黄河大合唱》的音乐已经写定,但朗诵者的情绪,语速常有变化,要做到严丝合缝,难上加难,“每次演完都是一身汗。”李心草因此非常敬佩朗诵这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瞿弦和,老先生古稀之岁依旧从容脱稿,豪气干云,每每令听众激动不已。

让经典的生命力永不衰竭

以《黄河大合唱》为例,李心草解析,“别看是一部人皆知经典的,真正要上结构上把它完成好,难度仍然非常大,8个乐章既可以单独拆开,又要能演成一部完整的作品。”斟酌气氛、节奏、分寸,对统揽全局的指挥来说非常重要。

朗朗上口、激昂顿挫的《保卫黄河》出现在第七章,“大合唱一结束,观众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,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好像整部作品已经结束了。所以,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把真正的高潮留到第八乐章《怒吼吧,黄河》,否则作品的完整

北日



十载《戏台》情笑中带泪 七旬陈佩斯为戏执着 总有人甘为一场戏耗上十年功

2015年7月16日,由毓敏编剧,陈佩斯导演的《戏台》首次亮相,成为陈佩斯舞台剧从充满社会讽刺的“通俗喜剧”质变为具有历史哲思的“悲喜大戏”的里程碑之作。十年后,重新复排的《戏台》开启了新一轮巡演。年过七旬的陈佩斯,既是导演,又是主演,戏里戏外都是“班主”,台上台下依然为戏执着。

之前六十年都在等这个本子

《戏台》以民国军阀混战为背景,讲述了一个江湖戏班在强权夹缝中求生的故事。剧中,戏班被迫让送包子的伙计“大嗓儿”顶替主角出演《霸王别姬》,甚至只能篡改经典戏词以迎合军阀,荒诞背后是艺术尊严被碾碎的悲凉。这种将喜剧外壳与悲剧内核熔于一炉的手法,既有市井烟火,又有文人风骨,嬉笑怒骂中蕴含的是振聋发聩的历史穿透力。

陈佩斯爱《戏台》,他曾直言:“之前的六十年,感觉都在等这个本子。演了这个戏,自己就没白活。”最初拿到剧本时,他曾想演包子铺伙计“大嗓儿”,但因杨立新一眼挑中了这个角色,陈佩斯因此改演戏班班主侯喜亭,一演就演了三百多场。

2021年6月27日,经历六年巡演、走遍海内外65个城市,还到加拿大的温哥华、多伦多演出过的话剧《戏台》,在北京喜剧院完成了第335场封箱演出。演出结束后,许多剧组成员都红了眼眶,内心充满不舍。但在大幕合上之后,新的相遇也在慢慢酝酿,生根发芽。

细节真要害命

为了今年的复排重演,《戏台》排练过程中,每天不断档的六个小时里,所有人的精神都高度集中,而

表演之外伍宇娟迎来艺术生命的第二次绽放 用浓墨重彩泼洒隽永乡愁

蜿蜒的山路、静默的拱桥、缀满梨花的土房……这些饱含激情与哲思的画作,它们的作者是曾拍摄《疯狂的代价》《香魂女》《雪山飞狐》《女足9号》的演员伍宇娟。

最激发艺术灵感的是故乡

令人惊叹的是,伍宇娟其实从没学过画画,她从2020年开始拿起画笔,源于一个神奇的梦。“我梦见我在梅葆玖先生的带领下,见到了梅兰芳大师,我给他唱了几句昆曲,然后我就醒了。”伍宇娟清楚地记得,那是5月1日的凌晨3点,她想这件事不能这么轻易忘掉,必须记录下来。正好家里有儿子的画梦,她就拿起画笔,记录下这个梦。这是她的第一幅画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伍宇娟坦言,自己是零基础绘画,画不了命题,只能笔随心动。中央戏剧学院校门,北京的白塔、城墙,这些在她生命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地点,都曾出现在她的作品中,但她画得最多的,最激发她艺术灵感的是,活在她记忆深处、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。“我想大概有山有房子,然后开始慢慢画。”往往最先驱动她创作的想法,到了后来已经全变样,“全是在画的过程中形成,一边画,一边跟画交流。”

在配色上,伍宇娟完全没有学院派的规矩与讲究,全凭着直觉搭配,反而获得了一种充满自由与想象力的奇异效果。“我没学过色彩搭配,就是觉得我现在要用这个颜色,那就它了,有点无知者无畏。”

虽然表现出了出色的美术天赋,但伍宇娟也时常被创作的痛苦折磨。她老家有座大桥,造型很好看,可是有一天,她突然听亲戚说那座桥要被炸掉重建,心里很不舍,于是想用画把桥永远留下来。“技术上很难,一开始我画不出来,因为有大拱桥,画的时候要特别痛苦。后来我就对自己说,别想那么多,单纯画就行、锲而不舍,最后终于画出来了。”全身心投入创作时,伍宇娟挥

最紧绷集中的莫过于导演陈佩斯和执行导演陈大愚父子。对于演好五庆班的这出戏,二人的要求与戏中“大帅府秘书厅”的指示是一样的:一个在战火年代依旧撑得起“三场售罄”的大班子,呈现出的状态便是“热闹、喜庆、红火、靠谱”。而这“靠谱”,就是对各种细节的把控。

陈佩斯曾数次强调:“五庆班一出来不能让场子凉了,得有人家真练功的氛围,展现出的戏班状态要是扎实的,就得热闹、得好看。”从这句话开始,他会一路延伸,从遥远的历史开始讲解,为什么这柄剑、这把茶壶要这样拿,或者手要这样举、步子要这样走,仿佛是在排练中随时穿插的百科小课堂。陈佩斯特别强调:“别看是小细节啊,那真是要命。”

表演上,陈佩斯要求演员强调时代和人物身份的特异性,注重细节。像六姨太的身段儿、“大嗓儿”送包子的道具等,都需精准还原。同时,突出戏班人物的“戏味”,展现不同礼仪的强烈反差。他强调:“这些细节和反差,是塑造人物、推动剧情的关键,能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。”

在舞台呈现方面,《戏台》也面临着挑战。故事发生在戏园子后台,陈佩斯作为导演,力求布景既实用又具抽象审美,在具体陈设中融入象征元素。他说:“布景中的道具既要真实可信,又要虚化的符号,要通过夸张的象征手法突出主题。”

演出时,台下的观众可能很难看到,今年新做的霸王戏服,连里面都绣了麒麟;对于一件挂在舞台侧边的水衣子的“蓝色”,剧组都经过认真商讨,最后决定推翻了重做。对戏班里的一切,“班主”陈佩斯要求:“该是什么样就得是什么样,绝对不能马虎。”

得家里的墙壁、家具上全是油彩,她甚至觉得全身在燃烧,要出去冷静一下再继续。

不想商业化影响创作纯粹性

伍宇娟在表演和绘画上的才华,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年在中戏的学习与熏陶。1985年,伍宇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,与同年进校的巩俐、史可、陈炜、金莉莉一起被称为“中戏”名噪一时的“五朵金花”。

当被问起当校花的体验时,伍宇娟的回应令人相当意外:“没啥体验。”她笑言,自己入学前唱了5年花鼓戏,一直用湖南方言表演,到了中戏要用普通话演话剧,压力有点大。“到了大学,要学的东西很多,包括欧洲史、希腊文学。学校图书馆可以借到很多书,文学的、哲学的,恨不得一个通宵看完,所以根本想不起什么五朵金花。”生活中的伍宇娟是个非常朴实的人,十几年前的衣服照样穿,化妆品有时过期了还在用。她从不自负美貌,反而认为素面朝天、泰然自若才是她真正向往的内核强大。

这几年,不少画廊老板来找伍宇娟请求合作,但伍宇娟不想商业化,担心“跑偏了”影响创作的纯粹性。对她而言,绘画已成为继表演之后她艺术生命的第二次绽放,她分外珍惜这个自由美好的精神家园。

与第三四五代导演均有合作

谢晋、谢飞、黄健中、周晓文、姜文……翻开伍宇娟的作品履历,发现她的“大导演”相当惊人,跟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导演都有过合作。谈及表演,伍宇娟的感悟是,表演和绘画一样,都需要全情投入,用燃烧生命的热情赋予创作最真实的质感和最动人的力量。

伍宇娟回忆,几乎每次拍摄前,她都抽出时间认真体验生活。《疯狂的代价》里,她饰演妇产科护士青青。当时她念大三,利用暑假时间拍摄。她先去妇产医院报到,结果



这个戏看的就是人物色彩

在《戏台》排练厅里,最常听到的一句话,就是陈佩斯说:“为什么这么演呢,因为他这个人是这样演的……”陈佩斯对表演的解析永远不会是轻描淡写的“这里要怎么样”,而是总在说明“这里要怎样之后”,再从人物的根处来解析“为什么要这样”。

“你们演得一点儿都不能含糊,必须要弄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戏,看的就是人物色彩。”在陈佩斯眼中,每一个登台的角色都是必要的,每一个人物背后都带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、多样、复杂、立体的角色才能真正构成“时代的缩影”。

陈佩斯总说:“要演喜剧,那你就不能俯视观众,要让观众俯视你,这样产生的差值才会产生笑声。”对于他而言,似乎排练厅里总有很多看不到的观众,所以即便是跪着的戏、摸爬滚打的情节他都绝不含糊,总是真跪真爬;哪怕是被大师“扇大耳刮子”,都还要给自己配个音。剧组成员有时搬个凳子请他坐下歇歇,他也是摇摇头:“别管我,往下走戏。”当“大嗓儿”的台词说到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时,一旁的陈佩斯也会默默地跟着念,这句词儿在他心中无比珍贵。

十年《戏台》,不仅见证了陈佩斯的坚持,也见证了戏剧的力量,这其中也有对人性的凝视,对时代的叩问,以及对艺术信仰的死磕:在效率至上的时代,总有人愿为一场戏,耗上十年功。

王涓



第一天就赶上了一位产妇难产,血飙得到处都是,伍宇娟哪见过这场面,当场就晕了。跟谢晋拍《女足9号》,伍宇娟和当时的女足国家队一起训练,和孙雯同吃同住训练。最后她的体能真的达到了运动员标准,片中“倒挂金钩”等技巧动作都是伍宇娟自己完成的。

进了片场的伍宇娟,常常“灵魂”附体角色,完全进入戏中的状态。《疯狂的代价》中有一场青青被打出鼻血的戏,正式拍摄时,导演没喊停,伍宇娟就蘸着鼻血在脸上画了几道小猫胡须,然后冲着镜子龇牙,这一幕完全展现出人物内心的力量,被许多影迷铭记至今。

“我演戏都是从人物出发,触碰、进入角色。可能是这种为角色投入的热情被导演感觉到了,跟他们的交流都很顺畅。”伍宇娟笑言,很多导演在和她接触后都会主动给她加戏,比如《龙年警官》里,她饰演的警察钟小妹一开始戏很少,导演黄健中发现伍宇娟把很多体验生活的经历带到了戏里,演得自然又生动,又给她加了不少戏。伍宇娟直言,如果有好的剧本和角色,她仍然愿意出演,但她希望创作的节奏能慢一点,为认真打磨留下充足的时间。

袁云儿